党员先锋·对话老兵

跪在地上，四级警士长姬建锋轻轻拨开一堆碎石，一枚未爆弹的尾翼露了出来。

排爆现场一片沉寂。隔着头盔，姬建锋似乎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呼吸声与心跳声。在实弹射击靶场，这是他感受到最安静的时刻——此前，战友们的口号声、武器装备的射击声、对讲机里的指令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四周。

这枚未爆弹不大，却足以致命。有人说，排爆手指尖与爆炸物的距离，就是生与死的界限。

搜排爆手，是部队中最危险的岗位之一。作为生死考验面前的逆行者，姬建锋一直奉行着“用生命拯救生命”的职业标准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平凡的英雄主义——即使畏惧，也会一往无前。

姬建锋出生在农村。曾经，他是班长眼中“干啥啥不行”的新兵。现在，他是战友眼中的“搜排爆专家”“草根发明家”“装备修理师”。过去的15年里，他处置未爆弹药14枚，培养搜排爆手100余人，发明装备器材8件，获得国家专利2项。

成长的背后，是个人的奋斗、战友的帮助以及部队的培养。近些年，武警湖北总队按照能打仗、打胜仗的要求，切实在人才培养、引进、使用上投入更大精力，集中更多资源，推动人才建设水平整体跃升，涌现出一批像姬建锋一样的特战人才。本期军营观察，就让我们走近老兵姬建锋，一同感受属于他的拆弹人生。

独家原创　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特战老兵的拆弹人生

■本报特约记者　王钰凯　张鹏飞

特　稿

四级警士长姬建锋向安全地带转移爆炸物。　张恒铭摄

身边的榜样最可亲

■黄家波

锐视点

一个榜样就是一座航标，虽无言却胜过万千道理。老兵姬建锋，从一名不被看好的新兵，通过选拔进入特战大队，再成长为战友眼中的“搜排爆专家”“草根发明家”“装备修理师”。他用自己的奋斗，成为战友身边的典型与榜样。

在部队，其实有千千万万个“姬建锋”。他们不像家喻户晓的英模人物，但他们是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榜样，是每天和我们朝夕相处甚至是“睡在上铺的兄弟”。因为离得近，他们更容易被感知、被观察，更容易使人见贤思齐。这种无形的力量，不是靠命令，也不是靠强迫，而是人们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向上的自觉。对官兵而言，他们更可亲也更具有说服力。

没有不食人间烟火，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甚至都是些平凡琐碎的小事，但他们大多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把工作当事业干、把事业当使命干，自觉让工作与自己的人生目标、人生价值融为一体。这，就是身边榜样的魅力。

古来事业由人做。干事业就像烧开水，需要持续加温才能烧开。怀着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的心态干工作，能应付则应付，这样的人生势必潦草，也终将碌碌无为。只有把工作当事业干的人，才能始终对工作充满热情、充满激情、充满感情，才能书写精彩人生。

征途漫漫，前方的道路必定崎岖、曲折，把工作当事业干的可贵，不仅在于持之以恒、始终如一，还在于越是面对困难和矛盾，越能激发出非凡的力量。

榜样力量暖人心。我们身边的榜样更像是一盏灯、一束光，让我们面对挫折时受鼓舞，软弱时受激励，迷失时有指南，寂寞时不孤独。新时代赋予我们新使命。向身边的榜样学习，用奋斗书写人生，我们才能在强军路上成为像姬建锋一样的擎旗手、追梦人。

距　离

拆除心中的“定时炸弹”

在低温的作用下，姬建锋的双手有些发抖。这是身体唯一暴露在室外的部分——为了保持最佳的手感，姬建锋排爆时从不戴手套。

汗水已经浸湿全身。排爆服内外，仿佛两个世界。

眼前的榴弹是实弹射击时产生的未爆弹，姬建锋迅速判断出其威力：约70克黑梯炸药，杀伤半径7米左右。如果出现意外，排爆服应该能保命。

确保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距离。但为了彻底排除隐患，姬建锋不得不缩短距离，在距未爆弹一臂远的位置作业。他明白，如果出现更大威力的炸弹，排爆服的作用只能是“心理安慰”和“留个全尸”。

姬建锋记得刚加入搜排爆班时看过的一部电影——《拆弹部队》。那是2008年，他通过选拔进入特战大队，电影正好上映。姬建锋对电影开篇的场景印象深刻：恐怖分子引爆炸弹，即使穿着排爆服，数米外的排爆手依旧没能幸存。

不过，21岁的姬建锋一腔热血，完全一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样子。“当时感觉没多危险。”姬建锋回忆道。

类似的“错觉”持续了3年，直到姬建锋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实战经历。

那天中午，中队接到电话——某重点交通枢纽场所发现疑似爆炸物。

来到现场，姬建锋感受到与平时训练不一样的氛围——四周全是公安特警。一些人眉头紧皱，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。“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。”他说。

由于机器人无法抵达预定位置，指挥员决定让姬建锋前去处置。

姬建锋不断地深呼吸，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。他紧张极了——“会是什么类型的爆炸物？会不会突然爆炸？应该怎样拆除？”拆弹前，姬建锋心里与炸弹已经进行了第一波交锋。

悬疑电影中有个“桌下炸弹”理论：如果观众不知道桌底下有一颗炸弹，当炸弹爆炸时，他们只会受到惊吓；如果观众知道桌底下有一颗炸弹，但不知道何时会爆炸，他们的心就会始终悬着，跟着风吹草动一起颤抖。

“不知道什么类型、何时爆炸的炸弹更让人恐惧。”姬建锋说。他曾在排爆手册中看到，每公斤炸弹爆炸能释放3000至9000千焦的能量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，姬建锋并不清楚。他只知道，被爆温灼烧前，冲击波或者炸弹破片就会将他撕碎。

姬建锋回头看了眼战友，所有人都默默地注视着他。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最高的敬意，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。

从战友们的眼神中，姬建锋看到的不是生死离别，更多的是一种“相信”。“加油，肯定没问题。”中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姬建锋回应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，随后向前走去。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姬建锋离战友越来越远，离危险越来越近。

在特战大队，姬建锋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器材保管员。这个岗位，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，他可以拆装并研究各类武器装备。

姬建锋从小喜欢拆东西。他曾将家里的收音机拆了，剪掉喇叭、砸碎磁铁、拆卸电路。最后，免不了挨父亲的一顿打。“黄色的皮带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不过打得并不狠。”他回忆道。

别人眼中的危险，在姬建锋眼里，更多的是一份刺激。

30米，20米，10米……当姬建锋逐渐靠近疑似爆炸物的藏匿地时，反而没那么害怕了。此时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：完成任务，不要辜负战友们的期望。

姬建锋半蹲着钻进仓柜，找到了那个疑似爆炸物：一个中国邮政的包裹，圆柱形的盒子，像点火式炸弹。他用便携式X光检查机扫描，发现包裹和硝酸铵炸药的密度差不多。

“必须尽快转移。”姬建锋心想，此处有大量燃油，如果出现意外，后果不可想象。他捧着爆炸物，小心翼翼地离开那里，将其转移到安全区域。

当姬建锋拆开盒子，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——“爆炸物”竟是一盒月饼。

姬建锋显得很平静。对于他来说，无论盒子里面是什么，他都一定会拆除。

往后的每一年，姬建锋都在与各种炸弹进行博弈。一次拆弹训练，姬建锋在切割木盒时出现失误。于是，他买了25个相同的木盒，训练自己的切割技术。“无论恐惧害怕或是自我怀疑，都是内心深处的一颗‘定时炸弹’。”他说，“战胜它们的最好办法，就是直面它们。”

时　间

当争分夺秒成为一种习惯

布置完导爆索，姬建锋拉响火管，迅速向身后的排爆车跑去。

“1001，1002……”姬建锋边跑边数秒，“1028，1029，1030！”30秒，一秒不差，爆炸声响起，未爆弹被成功引爆。

多年的排爆经验让姬建锋对时间有着更精确的感知。与排爆时的读秒不同，姬建锋在拆弹时只会在开始前看一眼时间，然后尽快寻找突破口，避免陷入倒计时带来的恐慌中。“拆弹的第一要义是稳，不能被时间束缚。”他说。

姬建锋今年34岁，有些微胖，喜欢笑，属于忠厚老实的外表类型，很难从他身上看到拆弹专家的痕迹。可一旦穿上排爆服，他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散发出截然不同的气场。“非常沉稳，像吃了一颗定心丸。”中队长耿涛如是说。

尽管如此，每当姬建锋看到跨年的倒计时，或者是计时器归零的那一刻，他总会想象到炸弹爆炸的情节，心里情不自禁地发出“嘭”的一声。

对于排爆手来说，拆弹必须要争分夺秒，毫秒之间往往决定着生还是死。姬建锋格外珍惜时间，不喜欢凑热闹，偶尔的娱乐活动是下象棋。他一有空就看专业书籍，研究排爆装备。

成为一名搜排爆手，除了姬建锋，最激动的人也许是他的老班长付玉皖。这个已经退伍的中年汉子是姬建锋的伯乐。在姬建锋刚入伍的3年里，付玉皖一手发掘并培养了他。

刚下连的姬建锋，身体不协调，走队列老是八字脚；体型偏胖，军事训练也不行；连简单的警棍盾牌操也打不好……总之，新兵下连时的姬建锋绝不是个“抢手的兵”。

“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总会有一项行吧？”付玉皖说。他开始带着姬建锋练体能。

姬建锋没让他失望。早操器械训练时，不管是单杠还是双杠，姬建锋就一直吊在杠上，休息时也不下来。

可能就是从那时起，争分夺秒成为他的一种习惯。也正是在这一习惯下，“笨鸟先飞”的姬建锋体能实现了质的突破。400米冲刺，他从1分20秒跑到51秒。

这个成绩，意味着姬建锋达到了特战队员的水准。后来，他通过了选拔，进入了特战大队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姬建锋发现时间更紧张了。刚接触搜排爆时，他觉得炸弹就是在纸箱子里装个爆炸物，顶多加个闹钟，拆起来很简单。

现在，炸弹的模式五花八门，有装在人质身上的，有放在陶瓷管里的，有用灭火器做的。开关的模样也是层出不穷，电子表开关、洗衣机开关、滴水开关…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钻研。

一次野外战术对抗演练，姬建锋负责拆除一枚“炸弹”。打开盒子后，他刚剪掉蜂鸣器的线，“炸弹”就爆炸了。大量的烟雾冒了出来，遮住了护目镜。他只能尴尬地把头盔卸下来擦镜子。“被骗了。”姬建锋解释，“其实是继电器的线，在里面绕了几圈又出来了。”

姬建锋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。他在床头柜里放了一个自制稳定器，一有机会就取出来训练。

更极端的时候，姬建锋会卡着时间用排爆刀在纸盒上切字母，从“A”切到“Z”。纸盒子有3层纸，他切2层，留下最薄的一层，以此训练自己的控刀技术。

还有爆炸物解体器销毁训练。姬建锋先穿着排爆服组装水枪，再用水枪切割爆炸物。“主要训练手部力量和对装备的熟悉程度。”姬建锋说，每次他都要求自己在一分钟之内完成。

生活中，姬建锋同样也是争分夺秒。2019年，姬建锋的爱人生产。为了赶上孩子的出生，他没有参加集训的结业典礼，提前坐上了返程火车。“孩子6斤6两重。”提及此事，姬建锋至今仍很激动。

后来，他把家安在了武汉，每两周能回家一趟。他买了一辆自行车，每次轮休都是骑车回家。“我做了比较，与其它交通工具比，骑车回家最省时，还能锻炼身体。”

重　量

用生命守护生命的人

去年疫情，姬建锋隔离在家，带娃成了他的主业。生活节奏的突然转换，让姬建锋不太适应。5个月的隔离生活，他胖了30多斤。

今年年初，姬建锋开始了“魔鬼”训练。学理论知识、练体能技能，整个备战训练期，他完成了运动软件上连续跑步16周的任务，成功减重20斤。在专业等级测评时，34岁的姬建锋以超过27岁年龄段优秀的标准完成考核。

姬建锋认为，良好的体能基础是因为他总比别人多负重37公斤——那是一件排爆服的重量。

这个重量，让姬建锋付出更多的汗水。每一次的拆弹训练，姬建锋都会穿着排爆服。有时，他会先跑1000米，让心跳加速至每分钟150次以上，再进行拆弹训练。

刚穿上排爆服时，姬建锋还是个副排爆手，总是给战友打下手。他不甘心，就拼了命地训练，“一定要当主排爆手，让别人给我打下手。”

在徒弟岑志猛眼里，姬建锋的形象尤为高大。岑志猛记得，每次执行搜排爆任务时，只要姬建锋在场，他总会说同一句话——“我兵龄长，我一个人先上。”

对此，姬建锋给出解释：“这是拆弹的原则，能一个人上绝不上两个人，要最大程度减少伤亡。”

小时候，姬建锋喜欢和小伙伴们在村里玩耍。天热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树下乘凉，听大人们讲故事。村里有个老人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大家最喜欢搬着小板凳围住这位老人，听他讲当年的战斗故事。

故事中，一名战士为了救这名老兵，胸前中了5发弹，永远留在了战场上。

“我做的事战友也会做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姬建锋觉得，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士兵。在他看来，生命的价值不仅是服役了多长时间、拆了多少炸弹，更应该是为战友和这支部队留下了什么。

2010年，菲律宾马尼拉“8·23”劫持人质案发生。警方因没有能查明车内情况以及缺乏有效的破窗工具，最终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。

也正是从那时起，姬建锋萌生了自行研制装备的想法。当时，姬建锋正在研究器材室里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。“有些装备的说明书是外文。”姬建锋说。他看不懂，就翻着词典一个一个地查，直到把重要的参数全部记在心里。

所以，当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士兵能发明装备时，姬建锋对自己没有丝毫怀疑，“我的身后，有着上千本专业书籍”。

紧接着，在大队组织的一场反恐演练中，姬建锋制作的“鱼竿伸缩式潜望镜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——特战队员可躲在安全处操作该潜望镜，用其探测狭小空间内的情况。该潜望镜拍到的图像，还可通过无线电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。

10多年过去，现在回头看看，姬建锋最大的成就，或许并不是排了多少未爆弹，处置了多少疑似爆炸物事件，反而是他的这些发明。“即使我离开了这里，我发明的装备，也能保护我的战友。”他说。

姬建锋的发明也被几家生产安保器材的公司所知。多家公司开出高薪聘他去搞研发，都被他一一拒绝。

姬建锋坦陈，自己也想过退伍去地方发展，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说：“部队有着更大的平台、更好的舞台，也有着更重要的责任。”

与大多数搜排爆手一样，姬建锋没有告诉家人自己从事的专业。一次意外，让这个保守多年的秘密暴露出来。

在获得2个三等功后，中队专门为姬建锋做了荣誉展板。他非常兴奋，和家人分享了这一幸福时刻。不承想，母亲从展板上的内容发现了姬建锋的秘密。

“太危险了，一定要小心。”打那时开始，这句话成了母亲电话中永远的叮嘱，但她从没说过让姬建锋离开部队之类的话。

无论是那句“我一个人先上”，还是姬建锋对专业的潜心钻研，都是他对战友和这支部队的一往情深。

每年8月1日，常有不同兵龄的退伍老兵相约回到中队看一看。这让姬建锋备受感动。“虽然很多老兵都不认识，但大家相见的那一刻，就像是一家人。”他说。

每当提到对部队的看法时，姬建锋总会压低声音，一改往常嬉笑的态度，用拆弹时特有的专注，严肃地讲述接下来的每一个字：

“我是一名党员、一名战士。部队有我的使命、青春与热爱，我深爱着这里的一切。如果可以，我想一直留在这里。”

战友为姬建锋穿戴排爆装具。　张恒铭摄